



家庙让渡说的是在家居庙殿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 (上接 10 版)

期被京津两地人们广为敬拜的王三奶奶，也是一个典型的人神。传闻王三奶奶是清河的一个香头，生前行医，救了很多，有一年朝山的时候就坐化了。妙峰山说她坐化在妙峰山，丫髻山说她坐化在丫髻山，所以这两座山都有她的庙。如今，在河北沧州黄骅广被人们供奉的郝二奶奶，也是由人演化而来的。

人神一体，人皆成神，实际上是很多中国人的普遍心理。自小父辈对我们的教育是要行好行善，做好人。这其实是儒家的修身、佛教的修行、道家的修炼观念渗透到民间的结果。

家庙让渡说的是在家居庙殿之间转换的可能性。今天大家熟悉的日常起居空间是单元房，包括客厅、主卧、次卧、洗手间、厨房等。除非有老人特别坚持，现在已经很难把神请到单元房里来。但在河北乡下，多数呈四合院状的民居仍然供奉有诸多神灵，从而实现人神同居：门口有门神、路神，院门内的影壁上面有土地，天井的水井边有龙王，主房有家神或全神案，厨房有灶神，仓房有仓官，厕所有厕神。在庙宇难以修建的当下，一个供奉有全神案的灵验的香头的家居就在村落生活中履行着庙宇的职能，成为隐性也是显在的“村庙”。另一方面，鳏寡孤独等无家可归者，不少常年居住在破败或者简陋的村庙里。村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家。庙会时，香头和虔诚的信众会对庙宇内外进行打扫清理，驻守庙中如同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庙也是人们，尤其是边缘人群的家。

人神一体解决的是信奉谁、敬拜谁的问题。家庙让渡

解决的是在哪里敬拜、如何敬拜的问题。因此，集中呈现乡土宗教的庙会绝非简单意义上的乡风俚俗、传统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非意在以满足物欲和吃喝玩乐为根本的庙市。虽然庙会有外显的物化形式，甚至表现为一道道“物流”，但这一与农耕文明、乡土中国对自然的顺应、敬畏相匹配，以物化形态存在，并在家与庙可以让渡的空间中展演的庙会，实则是关系到人生礼仪、家庭伦理、道德义务、历史记忆、群体认同、交往技艺和审美认知的精神性存在。同时，因为风险、节点无处不在，个体生命机会的不均和日常生活的失衡，在后农耕文明时代，作为精神性存在的庙会依旧有着强大的惯性，抑或说惰性，因而显示出自我调适、与时俱进的能力，具有自如的伸缩性。

庙会中的“聚成形”与“散化气”

长久以来，在华北乡下，有对子村的说法。即两个相邻或相距甚远的村落，因不同的机缘，建立起了一种拟亲属的关系，并时常有着仪式上的往来，这又尤其体现在庙庆上。

门头沟的京西古幡会是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年来，庄户、千军台、板桥三个村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互串过会。按照惯例，三天里，三个村子依次做东，另两个村子擎举着自己村子的神幡，前往做东的村子巡游、拜庙。对于这三个村子而言，春节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元宵节这三天。因为三个村子之间的亲密性，坊间也就有了俗

语：庄户人的嘴皮子，千军台的笔杆子，板桥人的心眼子。板桥村现在没有了，剩下庄户和千军台两个村子依旧在元宵节这几天互串过会。在这几天，无论你去哪家，门都是开着的，桌上摆的东西可以随便吃喝。

“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句在华北广为流传的俗语。其中提及的洪洞县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羊辮-历山‘接姑姑、迎娘娘’走亲民俗活动”。其实，这个“走亲民俗活动”是比京西古幡会规模大得多的、涉及数十个村落的跨村庙会。其核心角色是传说中的娥皇、女英及其代言人，即当地人俗称的神媒“马子”。这个庙会的两个核心地是羊辮和历山。在神话传说中，羊辮是尧的神兽，作为地名则是尧的故里。传闻，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在历山的舜，所以羊辮、历山和二者之间沿途的村庄因为这桩神亲，有了亲戚关系。每年三月初三，羊辮村民作为娘家人，要到历山把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四月十八，历山人再到羊辮把娘娘接回去，这就形成了一个接与送的环形交际圈。处于这个交际圈中的村庄，在娥皇女英的神驾途经时，都会把最好的吃食、最有特色的东西摆出来，供神、人吃食，当地人俗称“腰饭”。这种因为神而结缘的年度性交际，也即庙会，一年一度地强化着羊辮和历山之间村落相互的关系与认同。于是，“我们都是亲戚”成为了这个庙会涉及数十个村庄村民的俗语。

跨村落、跨地域的庙会这种“聚成形”与“散化气”的关系，在圣山庙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如今行政规划属于河北井陘县的苍岩山，是太行山的余

脉。这里有很多从隋到清代的古建筑，山腰的福庆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信众而言，苍岩山的意义更主要在于这里的主神“三皇姑”。三皇姑成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说众多。现在说法最多的，是说三皇姑为隋炀帝的三女儿，生下来就有慧根，不满父亲荒淫无道的她，在诸多神灵异兽的帮助下，克服了父亲的多次为难，到白草庵出了家。觉得丢了脸面的隋炀帝派人火烧白草庵，三皇姑最终躲过了这一劫，在老虎、猴子等神兽的帮助下，上了苍岩山继续修行行善，广施恩泽，庇护四方。因此，现今在苍岩山，尤其是农历三月的庙会期间，随处可见猴子、老虎等符号。事实上，从山门到山顶的苍岩山景区的多数景观，都是上述三皇姑传说的具体化，甚至导游的解说词也大致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整理而成。

中国虽然是个文献大国，但除了碑铭、方志中不多的记载之外，找不到关于苍岩山庙会的完整记述。其实，根据近些年的调查可知，苍岩山庙会实则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苍岩山庙会，仅仅是指发生在苍岩山这座圣山的对三皇姑等神灵的敬拜。广义的苍岩山庙会，也包括散落在苍岩山四围远村庄同期对三皇姑敬拜的庙会。在这些四围的村庄中，敬拜三皇姑的庙会有神通

会、朝山会、驾会和杠会等多种形态。

神通会最有名的是景庄神通会。景庄距离苍岩山不远，民间有景庄曾经是苍岩山山主的说法，其神通会则完全以马子为中心。与神通会相较，朝山会广泛地存在于苍岩山东西两侧，是距离较远的信众在通往苍岩山的途中搭棚过会。与妙峰山一样，苍岩山的朝山会有行棚和坐棚之分。朝山会还衍生出了驾会。即，朝山会走到某一个中心地后，在当地的三皇姑庙宇中，烧香上供后将抬负的三皇姑鸾驾焚烧，以示敬拜，并不到达苍岩山朝拜。杠会主要在井陘矿区青横庄一带传承。杠会的队伍就是朝山进香的队列，仪式表演和杠箱中装的“金银财宝”都是青横庄民众献给三皇姑的供品。在青横庄一带，人们把自己村中供奉的三皇姑叫“下山奶奶”，而把苍岩山的三皇姑称为“上山奶奶”。

因此，鉴于这些复杂的散落在苍岩山四围的形态各异的庙会，将“朝山”仅仅理解为聚向山顶的上山、山上是不够的。看不到山下，和以圣山为中心的散开来的形态，我们就无法对聚散两依依的圣山庙会有全面的了解。换言之，圣山庙会实则是一个以圣山所在地为中心的庙会丛、集合体。狭义的圣山庙会与散落圣山四围

(下转 12 版) ➔



京西古幡会